

泸溪县土家族“上梁”仪式及其变迁研究

李芝萍

吉首大学人文学院, 湖南 吉首

收稿日期: 2025年10月27日; 录用日期: 2025年11月7日; 发布日期: 2026年1月6日

摘要

本文以泸溪县土家族“上梁”仪式为研究对象, 旨在探讨这一传统仪式的程序、功能及其现代变迁。通过田野调查与文献分析, 本文系统界定并阐述了泸溪县土家族“上梁”仪式从“引子”到“晒梁”的七个基本环节, 揭示了其中蕴含的文化象征与社会逻辑。研究表明, “上梁”仪式是维系土家族团结与社区凝聚的重要文化实践, 同时发挥着教育传播与娱乐互动的社会功能。然而, 在现代建筑技术普及与社会结构转型的双重冲击下, 传统“上梁”仪式正经历着形式简化与功能转变的困境。据此, 本文论证了对其进行保护与创新的必要性, 并提出了具体的传承策略, 以期为土家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存续与发展提供学术参考。

关键词

上梁, 泸溪县土家族, 仪式程序, 社会功能, 文化变迁

A Study on the “Liang-Raising” Ritual and Its Transformation among the Tujia Ethnic Group in Luxi County

Zhiping Li

School of Humanities, Jishou University, Jishou Hunan

Received: October 27, 2025; accepted: November 7, 2025; published: January 6, 2026

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Liang-raising” ritual of the Tujia ethnic group in Luxi County, aiming to explore the procedures, functions, and modern evolution of this traditional practice. Through field investigations and documentary analysis, the study systematically delineates and elaborates on the seven fundamental stages of the ritual of the Tujia ethnic group in Luxi County, ranging from the

“prelude” to “sun-drying the beam”, thereby revealing the embedded cultural symbolism and social logic.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the “Liang-raising” ritual serves as a vital cultural practice for fostering unity and community cohesion among the Tujia people, while also fulfilling social functions such as educational dissemination and recreational interaction. However, under the dual impact of widespread modern construction techniques and shifts in social structures, the traditional “Liang-raising” ritual is undergoing a process of formal simplification and functional transformation. Based on these observations, this paper argues for the necessity of preserving and innovating the ritual, proposing specific strategies for its transmission. The study aims to provide academic insights for the safeguarding and development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f the Tujia ethnic group.

Keywords

Liang-Raising, Tujia Ethnic Group in Luxi County, Ritual Procedures, Social Functions,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上梁”，亦称“升梁”或“上大梁”，是中国传统民居建造过程中一项极具仪式性的关键环节，指在房屋主体结构基本完工时，将主梁正式安置于屋架顶端的仪式活动。该习俗源远流长，据史料记载，可追溯至魏晋南北朝时期，至明清时期已盛行于全国各地。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建房”被称为“立屋”，被视为关乎家族延续与子孙福祉的重大事件，因而“上梁”不仅是结构意义上的安装行为，更是一场融合信仰、艺术与社会关系的文化展演，是贯穿土家族文化逻辑与社会意涵的实践载体。

在土家族传统中，“立屋”被视为凝聚家族力量与社区认同的重要场所。整个“上梁”仪式通过木匠师傅吟诵、祭祀、抛洒等系列行为，将工匠技艺、祖先崇拜与社区协作融为一体，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象征与意义体系。尽管目前学界对“上梁”仪式已有一定的研究积累[1]-[6]，但现有成果多集中于汉族地区或土家族其他聚居区，对泸溪县土家族“上梁”仪式的关注相对薄弱。泸溪县地处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东南部，其地理环境与文化生态具有鲜明独特性，反映在“上梁”仪式的程序安排、唱词内容与社会功能上呈现出显著的地域特征。

互动仪式链理论由兰德尔·柯林斯提出[7]。通过互动仪式链模型，柯林斯将微观分析扩展到宏观层次，对社会分层、社会运动与思潮、社会冲突、思想发展及知识分子等问题提供了新的理论解释。本文以互动仪式链理论为基础，将泸溪县土家族“上梁”仪式视为一种典型的互动仪式系统，旨在通过田野资料与文献梳理，重点考察泸溪县土家族“上梁”仪式程序、社会功能及其在现代语境下的文化变迁，以填补该区域相关研究的不足，并为土家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当代存续与转型发展提供学术参考。

2. 泸溪县土家族“上梁”的仪式程序

泸溪县地处云贵高原东缘，武陵山脉南支余脉，属典型的山地丘陵地貌，素有“八山半水一分田，半分道路和庄园”之称。在这样的自然环境中，传统民居多以木结构为主，房屋的建造不仅是技术活动，更是文化行为的集中体现。“上梁”作为房屋建造过程的高潮环节，其仪式程序严谨而复杂，通常包含从“引子”、“祝梁”、“祭梁”、“浇梁”到“升梁”、“抛梁”、“晒梁”等一系列互动仪式的生成过程，每一环节构建共同关注、激发情感能量，并促成群体团结的文化内涵。

2.1. 引子

“引子”为“上梁”仪式的开场部分。作为仪式的开端，通过鲁班信仰与神灵邀请，构建神圣情境与共同关注点。木匠师傅在仪式开始时，立于堂屋中央，面向主梁，高声吟诵开场词。其内容通常包括主家籍贯、建房时间、上梁吉日及所请神灵。例如：

鲁班先师！主家XXX，X省X县X乡X村，X月X日上正梁，造个高厅堂。拜请三江师傅，十方尊神，满天星斗……里到源头，外到水口，有坛无庙，有庙无坛，诸神请到主家屋中。[8]

“引子”不仅是对神灵的邀请，也是对现场参与者的一种精神动员。它标志着仪式正式开始，并将世俗空间转化为神圣空间，为后续环节奠定仪式基础。

2.2. 祝梁

“祝梁”是对主梁的赞美与祝福环节。木匠师傅通过唱词叙述梁木的“出身”与“成长”，强调其神圣性与非凡来历。例如：

此梁此梁，生在何处？长在何方？生在西弥山上，得足日月之光；长在八宝山前，生得细叶条长。上有千枝万叶，下有福禄尔康。

祝梁词通过神话叙事，强化集体符号(如梁木、鸡血)，激发参与者对“家族命运”的共享情感。在泸溪县兴隆场镇某村，祝梁词更为详细，甚至融入民间叙事，如张郎、李郎与鲁班的传说，增强仪式的戏剧性与感染力。

2.3. 祭梁

“祭梁”是通过血祭与酒祭等方式，对主梁进行神圣化处理的环节。仪式中，木匠师傅取一只雄鸡，割破鸡冠，以鸡血点染主梁及堂屋四方，并念诵祭词：

王母娘娘赐我非凡鸡，头又高来尾又低，身穿五彩衣。别人拿去无用处，弟子拿来断煞气……鸡血点梁头，文到尚书武到侯；鸡血点梁腰，恭喜主家顺滔滔；鸡血点梁尾，荣华富贵今日起。[9]

此外，祭梁过程中还有“发扇”仪式，木匠师傅手持木槌，念诵驱煞词，以驱逐邪祟，净化空间。祭梁不仅是对梁木的祭祀，也是对整个建筑空间的净化与祝福。

2.4. 浇梁

“浇梁”是以酒祭神、祭梁的环节，象征对天地神灵与祖师爷的敬意。木匠师傅手持酒器，向天地、祖师及主梁敬酒，并吟唱浇梁词：

天开黄道，吉日良辰。主东请我来浇梁，浇好金梁万代祥。一敬天地与乾坤，感念化育厚恩情；二敬鲁班祖师爷，佑我巧艺永传承；三敬主梁青龙神，护守家宅万年兴。宝梁今日承酒礼，化身为灵镇华堂，永保主东福寿长！

浇梁过程中，师傅用斧头削去梁头木屑，并以红布包裹，称为“扎财”，寓意将财富与吉祥收藏于主家。这一环节强调仪式中的物质与精神双重象征。

2.5. 升梁

“升梁”是整个仪式的高潮，指将主梁提升至屋顶并安置的过程。在此之前，需进行“包梁”准备，即用红绸或麻绳(称为“金带”)缠绕梁木。木匠师傅边缠边唱：

手拿金带长又长，拿起金带缠屋梁，左缠三圈开金库，右缠三圈开银行。[10]

升梁时，由两名“五福汉子”引领众人将梁木缓缓提升，木匠师傅边爬梯边吟唱“步步高”祝词：

脚踏楼梯步步高，荣华富贵起今朝。脚踏一层梯，一代子孙踏金阶；脚踏二层梯，二代子孙出宰相……[8]

升梁词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既有固定套语，也有即兴创作，体现出土家族口传文学的活力。

2.6. 抛梁

“抛梁”是仪式中最具互动性与娱乐性的环节。主梁安置后，木匠师傅立于梁上，向下方人群抛撒糍粑、馒头等食物，并伴以吉祥祝词：

站到梁头高又高，手拿粑粑把梁抛。一抛五谷大丰收，二抛四季把财招。[11]

参与者争相抢接抛下的食物，认为能带来健康与好运。最后，师傅将一对大糍粑抛给主家，象征“送宝到家”。抛梁不仅强化了社区参与，也体现了土家族“共享福气”的集体价值观。以身体协作与食物抛洒为媒介，形成高强度互动，促成情感能量的高峰体验与社区整合。

2.7. 晒梁

“抛梁”结束后，进行“下梁”与“晒梁”环节。木匠师傅从梁上下来，边下边唱：

鹞子翻身下屋梁，主东稳如泰山梁。人坐宝地千年有，荣华富贵万年长。

下梁后，众人退出新屋，让阳光照射屋梁，称为“晒梁”，象征房屋已受天地精华，可保家人平安。最后，木匠师傅吟诵结束词，仪式正式完成。晒梁与下梁：作为仪式的收束，通过共同退出与空间静置，完成情感沉淀与符号记忆的固化。

与湘西其他土家族地区相比，泸溪县“上梁”仪式在程序上更为细致和系统化。例如，泸溪县的仪式明确分为“引子、祝梁、祭梁、浇梁、升梁、抛梁、晒梁”七个环节，每一环节均有对应的唱词与动作规范。而湘西永顺等地的土家族“上梁”虽也包含“偷梁木-包梁-上梁-抛梁”等基本步骤，但程序上较为简化，且缺乏如“晒梁”这样具有时间延续性的收尾环节。此外，与汉族地区(如江西樟树市)的“上梁赞词”相比，泸溪县仪式在“祭梁”中融合了道教符咒与土家族自然崇拜元素，体现了多元信仰的杂糅。

3. “上梁”习俗的社会功能

“上梁”仪式在泸溪县土家族社会生活中绝非简单的建筑工序，而是一场融合信仰、艺术、伦理与社区参与的文化实践。其社会功能丰富而深远，既是土家族社会结构的镜像，也是文化传承的载体。通过深入分析，可以发现这一传统习俗主要在社会整合、文化传承与心理调适三个维度发挥着重要作用。

3.1. 社会整合与资源协调功能

“上梁”仪式在土家族传统社会中承担着重要的社会整合与资源协调功能。仪式中的共同歌唱、协作升梁与争抢糍粑，构成典型的互动仪式链，生成“我们感”与群体团结。这一仪式通过复杂的互动网络将分散的个体和家庭凝聚成有机的社区整体。在泸溪县土家族的聚居区，由于山地环境的阻隔，日常社会交往受到相当程度的限制，而“上梁”仪式恰好为社区居民提供了难得的聚集机会。在这一特殊时刻，远亲近邻都会前来参与，形成大规模的社会互动场景。根据“互动仪式链”理论，这种共同的身体在场、共享的情感体验能够产生强烈的集体团结意识。仪式中的礼物交换行为尤其值得关注：舅家赠送的

匾额、亲友携带的“抬彩”和食物等贺礼，不仅具有实用价值，更是社会关系的物化表现。所有这些贺礼都以红色装饰并写上祝福语，体现出土家族对礼俗秩序的高度重视。这种馈赠体系实际上构成了法国人类学家马塞尔·莫斯所说的“总体呈献体系”[12]，通过物的流动强化了社会联结。从经济角度看，“上梁”仪式还发挥着重要的资源协调功能。在建房需要大量人力物力的情况下，单靠核心家庭成员往往难以完成，而通过仪式动员形成的互助网络，有效降低了建房成本，提高了资源利用效率。这种非正式的制度安排是土家族应对自然环境制约的智慧结晶，也是社区内部社会资本积累的重要途径。

3.2. 文化传承与伦理教化功能

作为土家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载体，“上梁”仪式在文化传承与伦理教化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仪式中的唱词、动作与器物，作为群体符号，通过高情感能量的仪式过程被赋予权威与意义，实现代际传递。这一功能主要通过仪式中丰富的象征符号和语言艺术得以实现。匠师们在各个环节的唱词构成了一部流动的“口头教科书”，其中蕴含着丰富的知识体系和文化密码。从内容上看，这些唱词既包含鲁班传说、张郎李郎伐木等民间叙事，也融入了对自然环境的认知智慧，如对树木生长地“昆仑山”、“卧龙山岗”的诗意描述，反映出土家族独特的生态观念。在伦理价值传递方面，唱词中反复强调的“孝悌忠信”、“敬老爱幼”等观念，通过“老者长寿，寿比山岗；少者添喜，兰桂腾芳”这样优美的表达，使传统的伦理规范在仪式氛围中得到自然内化。这种知识传递和价值观教育具有鲜明的特点：它不是在正式课堂中进行的强制灌输，而是在愉悦的仪式体验中完成的潜移默化，正好印证了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所说的“惯习”形成机制[13]。

3.3. 心理调适与精神维系功能

在传统土家族社会中，“上梁”仪式通过一套完整的象征体系，为社区成员提供心理慰藉和精神支持，这一功能在现代社会转型期显得尤为珍贵。仪式通过驱逐煞气、祈求吉祥等符号行为，为参与者提供情感安全感，化解建房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与焦虑。建房安居是人生重要大事，往往伴随着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和焦虑感，而隆重的仪式正好为个体和家庭提供了心理安全的保障。从人类学视角看，仪式中的“祭梁”、“遣煞”等环节，包括鸡血祭梁、桃枝驱煞等具体做法，都可以理解为一种“交感巫术”的表现形式——人们通过象征性的控制行为来消解对现实风险的恐惧。在人类面临不确定性的情境中，仪式确实能够起到心理安抚的作用。“上梁”仪式还通过精心的空间安排和时间选择，体现出土家族独特的宇宙观念和精神世界。中梁上绘制的八卦图案象征着天地交汇，祭祀五方的程序表达了对空间秩序的尊重，选择月圆之日进行仪式则体现了对时间和谐的追求。这些象征行为实际上是将房屋的物理空间转化为具有神圣意义的文化空间，为日常生活注入精神内涵。在娱乐休闲方面，“上梁”仪式为传统乡村社会提供了重要的情感宣泄渠道。匠师们富有艺术感染力的唱梁表演、“抛梁”环节中众人争抢食物的欢乐场景，都体现着俄罗斯文艺理论家巴赫金所说的“狂欢”精神——在日常社会等级暂时消解的氛围中，社区居民获得情感的释放和审美的享受[14]。这种集体欢腾不仅强化了社会联结，也促进了个体的心理健康，在现代心理学意义上具有重要的情绪调节功能。

泸溪县土家族“上梁”习俗的社会功能是多层次、全方位的。它既是传统社会的“安全阀”，也是文化传承的“活化石”；既是资源整合的“润滑剂”，也是情感表达的“共鸣箱”。在与全国同类仪式的比较中，泸溪县“上梁”习俗在社区整合与文化传承方面展现出更强的韧性。例如，与江浙地区因建筑结构变革而简化为“封顶仪式”的趋势不同，泸溪土家族即使在砖混结构房屋中仍保留“象征性上梁”，并通过“乔迁喜宴”延续抛粑、唱词等核心环节。相比之下，湘西南部分汉族地区的“上梁”仪式已退化为单纯的宴请活动，唱词与祭祀程序大量遗失。这种顽强的传承性，得益于泸溪土家族将“上梁”视为家

族认同与社区关系再生产的核心机制，而非单纯的建筑仪式。尽管在现代社会中，部分功能已被专业机构替代，但其在认同建构、文化延续等方面的核心价值依然不可替代。理解这些功能的完整谱系，对于科学保护与创新利用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重要意义。

4. “上梁”习俗的文化变迁

随着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泸溪县土家族的“上梁”习俗正经历着深刻的文化变迁。这一过程不仅反映了乡土建筑技术的革新，更折射出土家族传统文化在现代性冲击下的调适与重构。通过深入分析，可以发现“上梁”习俗的变迁主要体现在仪式本体、功能结构、传承机制和现代转型四个维度，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文化变迁谱系。

4.1. 仪式本体的消解与重构

“上梁”仪式本体的变迁最为直观地体现了这一传统文化形态的现代转型。在传统社会中，“上梁”仪式建立在本土知识体系和木结构建筑技术的基础上，其神圣性与专业性相辅相成。仪式中的每一个环节，从“引子”到“晒梁”，都蕴含着完整的象征体系和严谨的操作规范。然而，随着现代建筑技术的普及，这一传统正在发生根本性的改变。砖混结构的广泛应用使得传统的木构建筑技艺逐渐边缘化，导致“上梁”仪式的物质基础受到严重冲击。根据吉登斯的现代性理论，这种技术替代本质上是一种“脱域”机制，将地方性知识从具体情境中抽离，代之以标准化的现代技术。在田野调查中发现，现今泸溪县农村地区新建房屋中，完全采用传统木结构的不足十分之一，大多数家庭选择了砖混结构。这种建筑材料的变革直接导致仪式程序的简化和象征意义的流失。例如，传统的“祭梁”环节中，以鸡血祭梁的仪式在现代语境下往往被简化为简单的祭拜；“升梁”过程中匠师吟唱的完整祝词也逐渐被简短的吉祥话替代。这种仪式简化现象印证了“大传统”与“小传统”的关系[15]，在现代化进程中，地方性的“小传统”往往被主流文化的“大传统”所涵化。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变迁并非单向的消解过程，而是一种创造性的重构。在部分土家族社区，传统的“上梁”仪式正在以新的形式延续，例如在砖混结构房屋封顶时举行的“封顶仪式”。砖混结构建筑导致身体共在情境消失，削弱了仪式的情感强度与符号真实性。虽然程序简化，但仍保留了核心的文化符号和象征意义。

4.2. 功能结构的转型与替代

现代社会保障与娱乐方式，分散了传统仪式所承担的心理与社交需求，导致情感能量流向其他仪式场域(如乔迁宴、社交媒体分享)。“上梁”习俗的社会功能结构在现代社会中发生了深刻的转型，原有的多重功能正在被现代社会的专业机构和新媒体技术所替代。在传统土家族社会，“上梁”仪式是一个多功能的文化综合体，同时承担着社会整合、文化传承、心理慰藉等多重功能。然而，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化和专业服务机构的发展，这些功能正在发生结构性分化。在社会整合方面，传统仪式通过亲属网络和邻里互助构建的社会资本，正逐步被市场化的建筑服务和货币交易所替代。人际关系的基础从血缘地缘转向契约和利益。在文化传承方面，传统匠师口传心授的教育功能，已被学校教育、大众传媒等现代教育体系所取代。特别是新媒体技术的普及，使得年轻一代更倾向于从数字平台获取信息，传统口传文化的吸引力大幅减弱。心理慰藉功能的转变尤为明显，现代保险制度、社会保障体系等在很大程度上替代了传统仪式消除不确定性的功能。在现代社会中，传统仪式提供的心理安全保障已被专业风险管理机制所取代。然而，功能结构的转型并不意味着传统价值的完全消失。恰恰相反，在文化认同和精神维系层面，“上梁”仪式的象征功能得到了新的彰显。在全球化背景下，这一传统习俗成为土家族文化身份的重要标识，其文化认同功能反而得到强化。这种功能结构的转型与重构，体现了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韧性和适应能力。

4.3. 传承机制的断层与创新

传承机制的危机是“上梁”习俗面临的最严峻挑战，同时也是推动其创造性转化的内在动力。传统“上梁”技艺的传承依赖于严格的师承关系和长期的实践积累，这种传承模式在现代社会中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首先，传承主体的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在泸溪县的田野调查显示，能够完整掌握“上梁”仪式程序和唱词的匠师平均年龄超过60岁，而40岁以下的传承人寥寥无几。这种年龄结构的断层直接威胁着技艺的延续。其次，现代教育体系和就业市场的导向，使得年轻一代更倾向于选择城市就业，传统建筑技艺的传承后继乏人。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的资本理论可以解释这一现象[13]：在现代社会结构中，传统技艺所代表的文化资本难以转化为足够的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导致其吸引力下降。然而，危机中也孕育着创新的契机。近年来，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推动下，“上梁”习俗的传承机制正在发生重要转变。从传统的家族式、师徒式传承，逐步发展为学校教育、社会培训、数字化保护等多元化的传承模式。例如，吉首大学等地方高校已将土家族传统建筑技艺纳入相关专业的教学内容；地方政府支持开展的传统匠师培训计划，为技艺传承提供了新的平台；数字化技术的应用，通过影像记录、数据库建设等方式，为传统知识的保存和传播开辟了新途径。这些创新性的传承机制虽然尚未完全解决传承危机，但为传统文化的延续提供了新的可能性。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推动下，传统建筑技艺与乡村旅游、文化创意等产业的结合，为“上梁”习俗的活态传承注入了新的经济活力。在非遗与旅游推动下，“上梁”仪式从实践性仪式转向展演性仪式，其情感能量从家族内部转向外部观众，形成新的互动市场与认同。

泸溪县土家族“上梁”习俗的文化变迁是一个多维度、多层次的复杂过程。从仪式本体的消解到功能结构的转型，从传承机制的创新到现代路径的探索，这一传统习俗正在现代语境下寻找新的生存空间。这种变迁既体现了传统文化在现代性冲击下的困境，也展现了其顽强的生命力和适应能力。未来的保护与发展，需要在深刻理解变迁逻辑的基础上，构建更加科学、多元的传承体系，使这一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现代社会中焕发新的生机。特别是在乡村振兴和文化遗产保护的双重背景下，“上梁”习俗的保护与传承不仅关乎文化多样性的维护，更关系到土家族文化认同的延续和社区凝聚力的强化。

5. 结语：传承与发展的路径思考

泸溪县土家族“上梁”仪式的根本生命力，源于其作为高强度互动仪式所生成的情感能量与符号资本。在现代语境下，其传承不应局限于程序保护，而应致力于重构仪式中的共在情境、增强参与者的情感体验。通过多维度比较可见，泸溪县土家族“上梁”仪式的独特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一是以“七段式”程序为代表的系统化仪式结构；二是融合神话叙事与儒家价值观的文学性唱词；三是以“八卦红梁”与“糍粑抛撒”为标志的符号体系；四是在现代社会中的功能调适与文化韧性。这些特征不仅区别于湘西其他民族，也与全国范围内的“上梁”习俗形成对比，从而凸显其作为土家族文化表征的学术价值。在现代化进程中，这一习俗虽面临挑战，但仍具有强大的文化生命力。为进一步推动其传承与发展，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 1) 加强记录与研究：通过影像、音频、文字等方式，全面记录“上梁”仪式的程序、唱词与文化语境，建立数字化档案，为后续研究与传承提供基础。
- 2) 推动技艺传承：支持传统匠人开展培训工作，鼓励年轻一代学习“上梁”技艺与仪式知识，并结合现代教育体系，将其纳入地方文化课程。
- 3) 创新仪式形式：在保留核心文化内涵的前提下，探索“上梁”仪式与现代建筑、社区活动的结合方式，使其在新的社会环境中焕发活力。

4) 促进文化传播: 通过民俗节庆、文化展览、新媒体平台等渠道, 扩大“上梁”文化的社会认知度, 增强公众对传统建筑习俗的理解与认同。

总之, 泸溪县土家族“上梁”习俗的保护与传承, 不仅是对一种建筑技艺的延续, 更是对一种生活方式与文化精神的守护。唯有在理解其文化逻辑与社会功能的基础上, 才能实现其与现代社会的良性互动与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 [1] 蔡四方. 民间上梁习俗中的喝彩文化[J]. 民间文学论坛, 1992(5): 25-27.
- [2] 朱世学. 土家族上梁习俗[J]. 民俗研究, 1995(3): 69-70.
- [3] 欧阳梦. 土家族建房习俗研究——以湖北省宣恩县老岔口村为例[D]: [硕士学位论文].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 2007.
- [4] 向祎华. “上梁”, 屋顶上的古老习俗[J]. 农村·农业·农民(A 版), 2014(1): 54-55.
- [5] 冯萧瑞. 恩施州咸丰县传统民居营造技艺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武汉: 武汉理工大学, 2021.
- [6] 李远远. 皖南传统民居上梁文化的传承与发展[J]. 池州学院学报, 2023(2): 118-121.
- [7] 兰德尔·柯林斯. 互动仪式链[M]. 林聚任, 王鹏, 宋丽君,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2.
- [8] 夏小玲. 民间建房“上梁”喝彩习俗探究——以常山县为样本[J]. 大众文艺, 2012(11): 198+182.
- [9] 刘冰清, 赵颖. 瓦乡人上梁仪式歌的修辞艺术与话语功能——以湖南沅陵蒋家村为例[J]. 长江师范学院学报, 2019(2): 7-16.
- [10] 廖艳林. 吊脚楼修建与维护的关键要素及其现状——以红沙村为例[J]. 荆楚学术, 2016(6): 29.
- [11] 段超. 土家族“上梁”习俗浅析[J]. 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2(1): 95-99.
- [12] 马塞尔·莫斯. 礼物[M]. 涉喆,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 [13] 赵世城. 文化资本、审美惯习与社会区隔——布尔迪厄文化社会学视阈下国产动画研究[J]. 中国广播影视学刊, 2022(10): 75-79.
- [14] 刘筱. 巴赫金狂欢理论下《大师与玛格丽特》中的布氏怪诞[J]. 名作欣赏, 2025(18): 157-159.
- [15] 季中扬. 从小传统到大传统: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角下的非遗保护[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4, 44(12): 95-102+192-193.